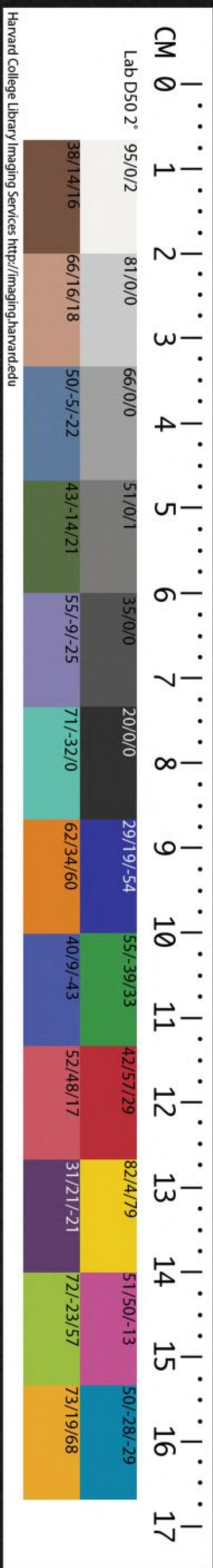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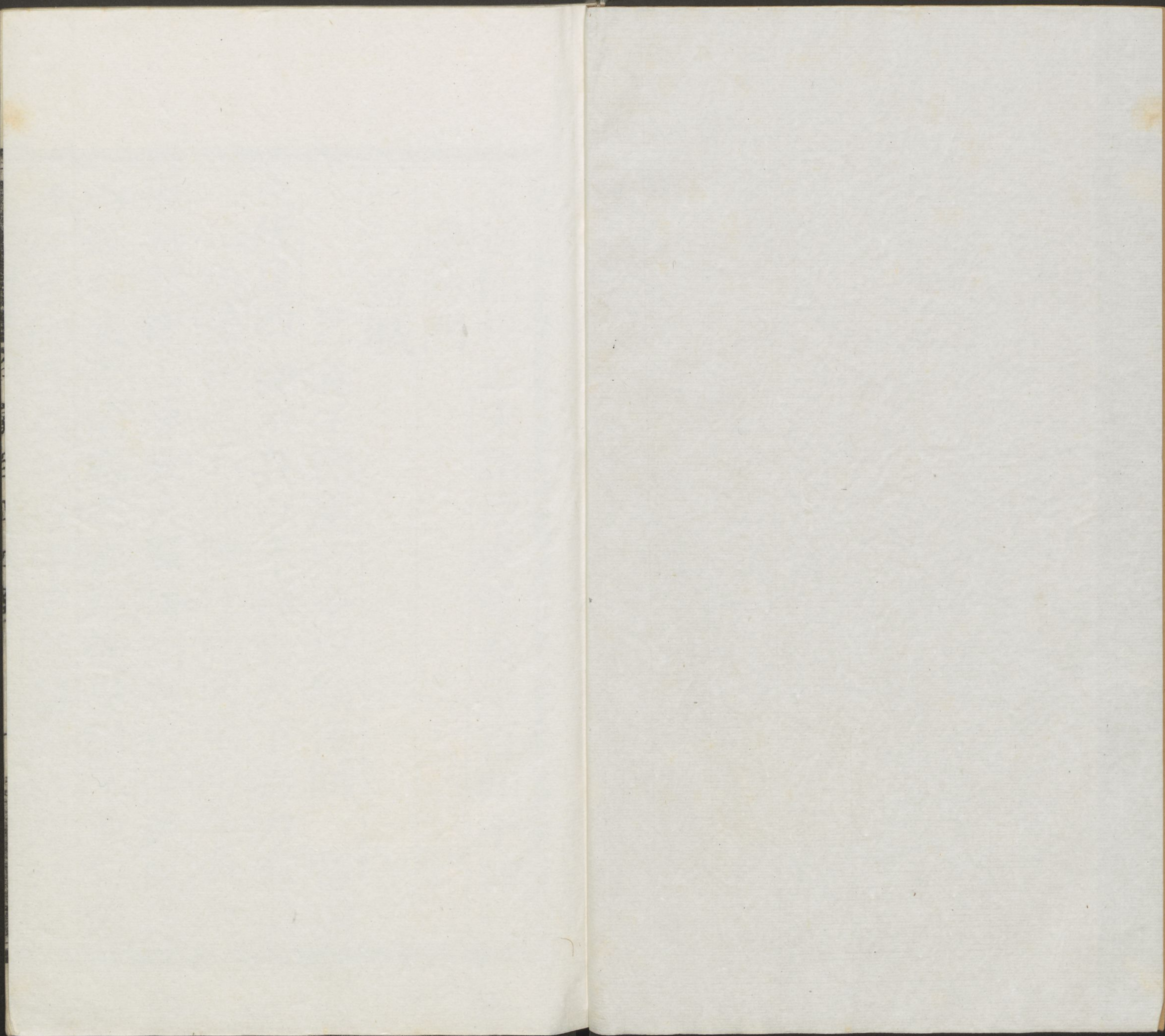


T 466 4.5 / 48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8 1948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四十四

邊防門

盜賊

乞選任轉運守令以除盜賊 富弼

自伏見西鄙用兵以來播動天下物力窮困

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撫存邊使聚而為盜今

張岳郭貌山等數火驚擾州縣殺傷吏民恣

凶殘之威凌憤怒之氣巡檢縣尉不敢向前

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尚特選逐日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四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盜賊

乞選任轉運守令以除盜賊 富弼

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搔動天下物力窮困

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撫存遂使聚而爲盜今

張每郭貌山等數火驚擾州縣殺傷吏民恣

凶殘之威洩憤怒之氣巡檢縣尉不敢向前

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尚猶遷延日

月徭強山林以至白晝公行乎入州縣開發
府庫劫取貨財散募凶徒嘯聚漸眾陝西南
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相去凡千餘里殺人
放火所在瘡痍賊一經過六親不能相保人
民恐懼道路艱難每郡無兵各不自保若大
段結集攻陷諸州緩急亦未有所以備之之
策賊既轉盛不可不防秦末隋末唐末諸寇
或起於畎畝或起於商客或起於士卒或起
於負擔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

貌山輩如此甚盛然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
橫難制遂亂天下今茲賊黨未見剪除所宜
多設隄防以備滋蔓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
於京西路擇要害數州屯聚兵馬以爲諸處
聲援此最急務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諸州
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
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
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
諸州長吏不才及賊盜老病者急罷之便禽

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爲守宰自然破滅之驗也今日以上項襄鄧等十餘州論之其知州知縣縣令皆庸謬

懦怯尋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巡檢縣尉又一一不堪駭使賊不猖狂自恣復何爲哉臣切謂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唯恐不才不賢者怨恨不早罷去故以州縣委賊任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遲矣若以朝廷自來處置次第早合賊滿天下但爲宗社有靈陛下仁德所感故未至如此然今盜賊已起乃是徧滿天下之漸若朝廷依舊避人怨恨不早更張

臣恐盜賊愈多切據州縣或稱將軍或稱太尉或稱王或稱帝兵戈四起所在僭偽事到如此生靈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還得安穩否況今來不同漢唐都關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守險亦未能便至危窘尚自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贅旒者數矣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戰場爾若四方各有大盜朝廷力不能制漸逼都城不知何以爲計臣每

念及此不寒而戰臣又伏思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國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唯是王者能鎮撫天下常使安寧灾患不生賊盜不作則是都城也且保無虞故 大宋之興實賴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禍亂盡削方鎮兵權只

用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交牙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所以壞其凶謀也又賴太宗相繼尅復諸國一統天下更賴真宗爲民屈已與北虜西戎議通和好故能八十餘年都城無事海內富庶不用干戈雖是人謀亦有天幸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率斂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爲主不使叛

而爲寇復何爲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迹已復萌露艱虞之運正在今日須是君臣上下同心協力廢寢忘食夙夜整救則數年之內或致小康若猶因循苟且尚務偷安不練人謀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禍不旋踵而至矣臣因論京西盜賊遂至理亂憂懼所迫不覺切至陛下便賜萬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選京西轉運使知州知縣不可稽緩蓋擾攘之際全藉有才謀轉運使往來按察經

營又藉逐處知州知縣守護城池安集百姓
及設方略驅除寇盜其餘有朝廷意所不到
旨揮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處置不
至失所州縣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
兵犄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矣至於巡檢
縣尉亦可並委轉運知州揀選不煩 朝廷
費力此策最爲簡要無可疑難京西既行次
及諸路變故或起倉卒設備皆不可遲
朝廷但能不務因循不避怨謗天下之事未

有不可爲者所有諸路揀退不才及賊濫老
病轉運知州知縣縣令等仰只在元守官處
聽候朝旨朝廷只就外旨揮更不令赴闕仍
乞檢會臣前奏相度施行慶曆八年八月陝西
羣行剽劫州縣不能制詔左班殿直曹元結
張宏三班借職黎遂領兵往捕九月海自陝
西轉入京西其勢愈熾詔監察御史蔡稟爲
京西安撫使往督捕弼上此奏時樞密副使

論諸處盜賊事宜

歐陽脩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天下空
虛全無武備指陳隋唐亡國之監皆因兵革

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
國家綱紀隳頽法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
分體量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賊
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縉紳之內憂國者
多皆論盜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
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
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馱苦
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
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

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
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
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
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
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
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
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強使畏賊者
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切聞京西
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喫

丞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為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為樂以危為安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眾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從容間暇

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桂陽建昌軍賊數不少想其害為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不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已成難救之意速講定禦盜之法兵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攻守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羣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有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納臣請大臣為國計

者寧馱忠言之多不馱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 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 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係 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慶曆二年八月

乞諸道置兵以備寇盜

富弼

臣竊聞知金州比部員外郎王茂先奏九月十三日卯時有羣賊入州城打開軍資庫甲

仗庫般運出衣甲物帛散與賊眾及貧民等知州以下只領當直兵士二十四人鬪敵不住州官走出城外任賊劫掠直至未時以來方始出城臣謂賊勢轉盛深可憂虞臣前歲曾陳備賊之策正為今日之事今來累有羣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懼官司勢不能制禦臣前歲所陳只是過為隄防萬一或有此事不

意今來便至如此小寇聚集尚陵侮朝廷臣
決知自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州城盡取
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千萬人且賊頭稱王
稱朕與朝廷相抗大劫財物散施無涯則貧
民樂隨矣恣行劫殺務要震恐則小大脅從
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
人樂隨而脅從也若諸處觀望奸雄相應而
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
由此而亂臣夙夜思念實爲寒心臣伏思西

賊未叛以前諸處雖有盜賊未嘗有敢殺戮
官吏者自四五年來賊殺都巡檢縣尉官者
約五六十員又西賊未叛以前諸處雖有盜
賊未嘗敢入州城行劫自四五年來賊入州
縣打劫者約三四十州向來入城尚皆暮夜
切發潛形往來今則白日公行擅開府庫其
勢日盛一日自此以往在轉熾若不早爲
隄備事未可知臣前歲所上備賊之策當時
不曾施行近日因兩府奏事論及淮南賊盜

陛下問臣前策臣次日再錄一本進呈訖然
臣策只是備兵聚東南九路及京東一路今
據金州奏在城只有兵士二十四人顯是無
備致盜生心今并京西一路亦於要害聚兵
爲州郡聲援今諸處賊盜已盛方思設備已
若又遷延則無所及伏乞速賜施行

慶曆三年十月上時爲樞密院富弼前奏見州郡兵門

論禦盜之策莫先安民

余靖

臣竊見陝西京西京東淮南荆湖等路各有

羣賊大者數百人小者三五十人剽劫州縣
恣行殺伐官吏罷軟望風畏懼如張海等輩
日肆猖狂逐處州軍爲備者唯能乞師以自
防援此蓋軍政久弛又少良吏故小有寇盜
則上煩朝廷伏見近日遴擇才臣爲諸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等將令上下相維謹於伺
察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民此誠求治之本
也然臣愚慮思之自數年已來寇賊爲害幸
而起於軍伍烏合成羣百姓尚懷其生不相

應和茲乃國家自 祖宗以來輕徭薄賦以
結人心至於此也臣聞孟子曰推恩足以保
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古今之通論也
國家西陲用兵而來經費漸廣故言利之臣
日進其術不以安民爲意者多矣惟 陛下
察之大抵民有蓄積能自充足則隣里親戚
共相守衛不忍弃其安逸以就死若朝廷略
加存撫則不失其所凡今之所以害於農者
謬官狡吏兼并之家游手之人乘國家賦歛

猝暴而射其利以耗其蓄聚也今又加以賊
盜驚擾廢其耕桑若皆失業困窮而共爲盜
則黃巾赤眉之患可憂矣故 朝廷尤宜急
撫之也夫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不足
自衛裁當今之所宜唯兼濟而後可若使朝
廷遴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檢得白募
勇力之士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
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 其不傷其財能
禁其爲非而去其爲害者則皆安堵矣故盜

賊之勢不可使其滋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欲民之安者在乎謹改作勿爭其利而已矣國家不謹改作而與民爭尋常之利者臣別具條奏慶曆三年十月上時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乞採訪京東狂謀之事

富弼

臣近於七月日曾親書劄子聞奏見察訪民間恐有暗行結扇不徒驚劫別蓄姦謀如劉蚤之類者候見的實別具申奏次臣後來察訪京東一路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

應舉洎至長立所學不成雖然稍能文詞又多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快快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茲張大胃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切議自以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所臨之官無由肯見往往晦名詭姓潛迹遁形唯是兇徒密相結扇或遇饑歲必有切發臣恐此輩一作卒難剪除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似此輩類的實甚多散在民間但未發

耳又緣不希仕進難以牢籠不可捕而加刑
加刑則黨類驚而速爲也不可縱而稔惡稔
惡則根株成而難去也要在得而糜之使兇
謀不能成此最上也欲乞批下於此一路中
擇三兩處臣寮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
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
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姦謀不成矣或
得其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
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若使此輩不

作其它盜賊雖遇饑年蜂起不足爲慮也伏
望陛下深切留意於此不可忽也

貼黃自曹尚劉丞相繼敗露兇徒懲此

其謀愈密所以卒難得見須是所委臣

寮多方用心尋訪庶幾可得仍須至密

若稍漏泄即恐兇徒避禍離去鄉里則

愈不可見也臣向來宣撫河北亦曾察

訪彼亦有此輩况與京東接境則

朝廷亦宜留意

慶曆五年上時知壽州兼京東路安撫使

論京東盜賊

趙瞻

臣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爲最急務而政府唯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恬爲是事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謹按兩漢故事膠東盜賊起宣帝即用張敞爲膠東相渤海左右郡盜賊起丞相御史

即舉龔遂爲太守潁川盜賊起光武即以寇恂爲太守南山羣盜起大將軍王鳳即薦王尊行京兆尹事據兩漢時盜賊奏至天子與大將軍丞相御史擢舉守臣復尚蠲去繁文假以一切而後激勸吏民鎮安風俗莫不即著成效也平時國家列官校任即一路有安撫摠管鈐轄兵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舉巡檢一縣有令尉此皆盜賊之司也今一旦不逞之人數十相聚遂至賊殺官吏顧諸備位

誰有受斯責者環視俟變無一援救其間甚
者則必有罪其死戰之忠以爲貪功辱命然
則是無有公家竭力之人矣且昔用一郡守
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員而尤不能禁者
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
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
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
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
關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

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則則吾
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
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里
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
朝廷之守空文邪使因循異渙之吏傳執曹
按而與趣公疾惡之入塾度計校是終無以
成實效也今知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
成徒黨知濮州戚舜元年力衰老素無才術
唯此二州爲賊所聚臣今欲乞先於曹濮專

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賞罰許其
規畫悉就討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効如其逗
遛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
舉用才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
須成績乃議酬擢處置之宜俾先圖上朝廷
更爲裁擇官吏自無苟簡足以肅清內郡震
帖外夷臣愚不勝懇激之至

治平三年四月
上時爲侍御史

論河北京東盜賊

蘇軾

臣以庸才備貲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

私切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
塞萬一輒思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
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
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
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併竭則
曩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
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
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止而考
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

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滅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

人其上聚櫺木砲石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凶傑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

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同於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

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使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亡楚孔子在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諸臣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復冶戶爲利國監之扞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鑛役又多飢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

其才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刀槩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此冶戶爲盜所擬也久矣民皆知之使冶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弊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

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令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數盜賊每入徐

州界中 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
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
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
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
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 陛下置將
官修軍政事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
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等皆
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
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

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唯所
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下故相
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部將
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
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
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
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今此暮年
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
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

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上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

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重責以大綱闊略其

小過凡京東多賊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遴擇守臣聽發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言則又私自念遭值 陛下

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 陛下以經術用人各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矣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

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
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
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
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
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
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
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
皆選外校以掌牙兵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
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

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
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
百川赴之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
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
皆奴僕庸人者無它以陛下不用也今欲
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
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
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

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
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才心力有足過人
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庸錢而課
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
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
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
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
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
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
軍役州郡悉去武備唯山濤論其不可帝見
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
賊蠶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
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
亦已甚矣 陛下縱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
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
則已晚矣干冒 天威罪在不赦

元豐元年十月上時

知徐州徐

論京東盜賊

李琮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祛篋推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以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祖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胸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

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何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才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良民善士既已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揚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

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其得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才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才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綉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

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 朝廷因其才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已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於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

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旣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

陛下鑒唐室旣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切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岳者

不可勝數此等弃而不用之即爲賊用而不弃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空單維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艶其利

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技擢數人則一路自然
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
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
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
矣歷觀自古竒偉之士周處戴淵之流皆出
於羣盜改惡脩善不害爲賢而况以捉賊出
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才試用異日攘戎狄
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 陛下神聖
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

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

元豐三年上時爲淮南
轉運使時蘇軾責

黃州爲
琮代作

乞除盜賊重法

范祖禹

臣聞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
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
疑之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

必有近効也及觀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
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
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
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
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
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
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効
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
之以不欲所以止盜而况天子之爲天下乎

季康子魯之執政尤不可以言殺當欲善而
已而况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重法以止盜
者莫如五代之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
賊無問賊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
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盜賊且本家并四鄰
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爲盜尤不可族况鄰
里乎吉固爭不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
鄆州捕盜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
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爲衰止至周太祖

時切盜賊滿三匹者猶弃市 太祖皇帝代
虐以寬稍輕盜法累聖仁厚迺加減貸故切
盜遂無所刑然偏救所定盜賊尤重於律三
倍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 熙寧四年中書
檢正官奏請開封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
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
徐濟單兗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
其後又有它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
者夫溥天之下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

夷貊之人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
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
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
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
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強健之吏奉法
除盜視民如讎一切以擊斷為稱職此豈平
世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
分為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不可不擇獨
此諸縣已先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姦猾尤須

校完

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
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爲平法庶可變
惡俗爲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惟陛下
無以教化爲不急無以峻法爲足恃則民皆
可使爲善矣元祐六年十二月
上時爲禮部侍郎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四十四終

良吏以治之... 及今四方人情少安... 惡俗為善俗... 無以教化為不惑... 可使為善矣...
此六字詳前

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